



赵丽宏文学作品 卷9
Works by Zhao Lihong on Literature 9

但丁的目光

散文卷·域外寄情篇

赵丽宏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014057059

I267
2874

但丁的目光



赵丽宏文学作品 卷9

Works by Zhao Lihong on Literature

散文卷·域外寄情篇

赵丽宏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北航

C1742340

I267
287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但丁的目光 / 赵丽宏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8

(赵丽宏文学作品; 9)

ISBN 978-7-5143-2455-6

I. ①但…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4155 号

但丁的目光

- 作 者 赵丽宏
责任编辑 肖云峰
特约编辑 丁茂远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enpita.com.cn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 × 970mm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455-6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致读者

…… 赵丽宏：静水流深

出版人 呼延华

至性情怀逸洒人间，如椽劲笔抒写春秋。

赵丽宏先生，自梦想起微，或农耕田野，或行走山川；或泛舟书海，或沉浸乐律；或意兴书艺，或撷趣简笔；或际友文坛，或独坐静思。无论身处文革乱世中的黑白颠倒，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狂热，还是九十年代商品化大潮冲击下的价值迷失，抑或世纪之初经济崛起过程中的道德缺席，他恒守真善美，不懈追求光明。童心、青春，大地、故土，命运、灵魂，人世的欢与悲，生活的爱与痛，艺术的变与止，都在他这支笔下粲然生辉。亲情的微语、时代的回响、历史的脚印、远古的叹息、异乡的天籁、人迹和自然……四十年行笔，一声声浅吟低唱，在他的作品中宛如清溪穿行于葱茏密林，曲调悠远。

啼鸟鸣春，人间回暖。作家灵感的羽翼，或翱翔于无尽的天际，或栖息于沉默的怀抱。赵丽宏的早期散文，如破冰春风，倏然而至。刻画往事的艰辛，畅叙青春的激扬，用语谦冲平和，文风隽永真挚。《小鸟，你飞向何方》里钟情泰戈尔的小女孩，《雨中》放学回家的孩子们，生命草，铺路者，独轮车，茉莉花，海之歌，雨花石，物语幽思……灵性 with 深刻兼具的散文篇章映现世态，更见情感皈依。编读赵丽宏，沉浸于他早期的散文世界，共鸣于他的独语，悲喜于他的奇遇。画面清丽，沁人心脾。

亲情和回忆是作家宏大叙事的主题。身处思想启蒙文化勃兴的八十

年代，赵丽宏没有愤世嫉俗，不作激昂文字。他用生活的原色和人伦之美，以平和笔触和浓郁抒情，铺陈出一串串晶莹的瞬间：童年足迹，青涩琐忆，舐犊情深，父子情怀，款款铭刻于心。即便那些来自荒唐时代的痛彻回忆，时而哀伤，时而愤怒，但你从他文字的底蕴里，仍可洞见对真情和灿烂的求索。《他在人间》《旷野的微光》《永远的守灯人》《沅畔》《炭火，燃烧在雪地里》《队长》《纺织娘》《岛人笔记》……他编织出一条抒怀之途，字里行间情真意切，祈望黎明溢于言表。

屐痕之美，成为赵丽宏书写心曲的曲水流觞。从青年梦想到中年情怀，作家的心路历程在河山画卷中徐徐展开。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意酣歌。《五老峰遐思》《戈壁魂》《晨昏诺日朗》《山湖琴韵》《长江魂魄》《永康记幽》《日月金字塔》《白夜之旅》《沉船威尼斯》……他把对大地的缱绻编织进自己的生命，他把尘世的纷扰决绝于心灵之外。充满感性的描述和咏叹，恰似他自己创作的清唱剧，个性凸显。但他所追求的个性化，对这个世界深具意义。他以内心的博爱，记载着踏访过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水一城，并赋予斑斓而恣肆的色彩。他心系天地苍穹，眼睛里拥有一个阔朗的世界。

作文贵有根，根之所系，非止亲情，非止经历，犹在家园。守望家园之城，是赵丽宏万千诗文篇章中最跌宕的交响。浸染着泥土与江海气息的故乡上海，这个开埠 170 年历史的悲欢之城，以驳杂与多元、屈辱与骄傲、凋零与繁华、混沌与光明、古朴与时尚、精微与浩瀚，赋予赵丽宏诗情奔涌的创作源泉。品阅《上海抒情》《上海的脚步》《童年的河》《走出石库门》《淮海路的表情》《香山路梧桐》《小楼昨夜春风》《回眸南京路》《夕照中的等待》《城市之美》……历史和现实中的“上海表情”，因文字而更加丰腴。

读到黄浦岸边，你能听见情侣们的甜蜜低语、孩子们的天真笑声；读到豫园，便能看到亭台楼阁，古木葱郁；读到苏州河，你能感受一个城市守望者激浊扬清的强烈渴望；读到夕照中的老人，便会发现那里面灵魂的坚持……健朗的笔触，动情的文字，明亮的初心，相融相生，掠影浮光，美若朝曦。守望家园的赵丽宏，以真实生活为底板，举凡市井风情、社会迁变、城市景致……触物咏怀，尽收渊阁。借朴实散文，发挚诚情愫，这是历经转蓬离乱的作家最深刻的扎根所在。他心里的一

串串珍珠，是对故园的一往情深，是对上海的浓切情思。我蓦然发现：这个深夜提笔才情卓绝的文学家，自有一片绿荫匝地的精神家园，只因他纯净如斯的心灵中，植入了一棵馥郁葳蕤、根深叶茂的家园古树。

赵丽宏的文学世界，并非只由回忆、故土、亲情、游历所构筑。他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痴迷读书，喜爱书画，浸于音乐，犹钟艺术赏藏。他观艺察象，沉迷之中的感知、触动、赏析、慨叹……引人唏嘘，令人陶醉。

旋律如梦。交响乐中音符跌宕，隽永笔下势态起伏。温婉的摇篮曲调，多舛的黑翼天鹅，柔丽的提琴奏鸣，傍着作家的人生情感，完美契合。编读赵丽宏的音乐随笔，品味作曲家的炽热典雅，正是敞开心扉、涤荡浊绪的佳途幽径。瞧！作家细数音乐往事，儿时的提琴梦想，如今的诗人心绪，都洗濯于诗句的溪流中：“我是一只快活的蜜蜂，/紫飞于蓓蕾初绽的花林。/羽翼，透明而又晶莹，/扇动着一阵阵馥郁的清芬。”更播撒在浩瀚的宇宙间：“呵，天边，又隐隐地响起了雷声，/前方，或许会有更为神奇的风景！”谐韵而生的语言，随韵而起的乐章，幽幽落落，驻人心魂。魂所依，情所绊，依绊至深，艺术陡生。赵丽宏的艺术随笔趣意盎然：写意的树根造型，执着的幽暗舞步，简洁的断臂雕像，精致的书刊装帧……宏与微、续与断、幻与静、举与止，都系于文字的真与美。作家思忖之处，艺术博雅之间，门类遍及：篆刻合书印，食古而吐秀；木雕之面具，深藏朴与犷；手卷与尺牍，沛然漾古风；申窑绘彩釉，火中呈异彩。大到园林巨厦的个性设计，小至玲珑古玉的意蕴独具，艺术品与艺术家，在作家妙趣舒缓的文字中，亲切而不失深沉。文理细腻，脉络明晰，随笔尽处，余韵不绝。

散文是铺陈的诗歌，诗歌是凝练的散文。在赵丽宏的文学世界里，诗歌一直是他绵如细雨的心曲。他以诗人的才情瞩目文坛，以想象的翅膀放飞天空，以敏锐的触觉感知大地，以意境的追求托物言志。四十年清平洗练，成就篇篇卓尔不凡的诗作。《雪花，雪花》中那莹洁的白花，《江芦的咏叹》那解剖心灵发自肺腑的倾诉，《舞忆》中“我梦里出现过的精灵”，《黄河故道遐想》中曲折动情的人生况味……轻吹的气息，释放的触觉，瞬息之中，灵感已围城。叩击闭锁的门墙，呼唤心底的诗章，恰似诗人在《早春之咏》中所写：“出土便是宣判冬天的

末日 / 尽管寒风仍在江边呼啸横行。”藩篱冲破，再植花木，语言园林，葱葱郁郁。然而，天地的广阔浩荡，自然的渺渺无期，更令诗人神往。融合时空，跨越意表，他慨然写下：“四方的庭院 / 封锁不住自由不羁的心 / 举头向天，天上有古时的明月 / 也有未来的风云和星辰 / 俯首问水，水里有远去的故友 / 也有冥幻中的美人和精灵。”神游太虚、意尽思穷之时，复归故土、提炼诗艺之日——长诗《沧桑之城》焕然诞生。苏醒的理性与感情交汇，潺湲的情意与思想争鸣，短促的诗行，灵动的节奏，吟咏出一曲家国故园的深情赞歌。

灵感泉涌，诗文凝结。赵丽宏的文学成就，并非来自信马由缰的想象的旷野，亦非来自都市一隅的孤芳自赏。四十余年来，他曾于乡下陋室，摸索黑暗，以孤独之语排遣孤独；他曾于四步斋内，结友朋之契，体人伦幽婉；他曾于黄浦江边，发诗文之韵，通天意渺渺，载道于无心不为人迁。许多文坛前辈和文学师友，以关爱和真诚，与他相逢在文学这个幽谧的花园里。巴金先生德高年劬，用真挚高尚的文学心魂，秉烛照亮作家的文学路径；守护暖灯、驱散寒意的冰心先生，给赵丽宏寄来创作的信念；秦牧先生笔端的潮汐，推动年轻的风帆启航远行……文学的路途如何漫长，先驱的身影便如何光明！

四十年文坛耕耘，赵丽宏行板如歌。文明泛青的脚印，早已卷起历史的炊烟。诗人赵丽宏，作家赵丽宏，依然沉浸在他一以贯之的宁静里。与赵丽宏面对面，你永远听不到慷慨激昂之语。平缓的表述里，你似乎难以发现历史镌刻在他心中的爱与痛；安然的目光中，你也无法察觉四十载春秋的波澜起伏。所有的悲欢哀乐，都隐藏在他清澈深沉的文字中，让人读而心动。静水流深，这正是赵丽宏和他文学创作的真实状态。

十八卷作品，辑自先生迄今版行的七十余书卷，积两年又半之功，编纂甫成。聊作序语，比较先生诗文如彼壮丽的篇章，诚惶诚恐。

二〇一四年七月

记于朗朗书房

…… 自序

…… 我愿意做一块礁石

赵黎宏

读书和写作陪伴了我大半辈子。写作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追求时髦、与时俱进的事业，而我却始终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以不变应万变的事。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是我的人生。万变的是世事，是永远花样出新的时尚，不变的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的心境，是他对人生的态度，即所谓在喧嚣中寻宁静，在烦扰中求纯真。这几十年，我努力让自己保持这样的心境。

岁月和命运如曲折湍急的流水，蜿蜒于原野山林，喧哗，奔流，定无轨迹。在水中，你可以是浮萍游鱼，随波逐流，可以漂得很远，却不知所终；你也可以是一块礁石，任激流冲击，浪花飞溅，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安静和沉着。我愿意做一块礁石。

我最初的写作，其实是在乡村“插队落户”时的日记。在一间狭窄的茅屋中，在一盏飘忽幽暗的油灯下，一颗年轻的心抒写着对自然的迷恋，对人生的憧憬。那时的写作，不为发表，没有想过要把自己写成一个作家，只是感觉文字和我有缘，写作驱赶了我的孤独，使我的精神世界变得充实，使我在困苦的环境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四十多年来，我的人生曲折起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时代和环境，然而文学一直是我亲密友善的旅伴，写作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文学之于我，恰如那盏在黑暗中燃烧的油灯，尽管人世间风向来去不定，时起时伏，只要心里还存着爱，存着对未来的希冀，这灯就不会熄灭。我的文字，便是这灯光在我心里的辐射。这辐射衍化成文字，记下了我所感受到的时代、人性和自然。和文学结缘，是我此生的欣慰。

巴金先生曾在他赠我的书中为我题写过这样两句话：“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是他自己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辈的一种鞭策，我一直铭记在心。说真话，抒真情，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遵循的原则。离开了真，便无以为美，也无以为善。

编这套文集，源自出版界朋友的一片真挚的热心。将我四十多年写作的文字汇编成十八卷文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没有勇气 and 精力做这件事。这套文集的策划编纂者呼延华先生和他的编辑团队不辞辛劳，从选文、编目到编辑出版，历时两年半，为之呕心沥血，辛苦了无数个日夜，将我的各类作品作了精心细致的搜集和梳理。很多连我自己都不记得的文字，也被他们从那些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找到，收进了文集。读者即将看到的这十八卷文集，汇集了我的大部分作品，是我大半世人生的缩影，也是我跋涉的履痕、情感的留影，是我的生命以文字形式长出的枝叶，开出的花朵。它们并非天香国色，只是文学大花园中的一个小角落。出版如此规模的一套文集，也许无利可图，我从一开始就有些怀疑，这样的计划，能否付诸实施。如今，面对着堆成小山一般的书稿清样，感慨万千。一个写作者，能遇到这样真诚执着而有气度的出版家，是我的幸运。我深怀感激。

二〇一四年夏日

于四步斋

…… 但丁的目光

第一辑 白夜之旅

白夜之旅	002	……
乌克兰纪事——1991年6月，乌克兰见闻	034	……
基辅情景	052	……
地下修士	056	……
诗神	058	……
歌者	061	……
邮戳	065	……
白夜	067	……
游墓园	072	……
诗人之死	076	……
黑色的沉默	085	……
在教堂的阴影里	090	……
生命融化在这里	093	……
滨海喷泉	096	……
雨中皇村	100	……
温暖的烛光	103	……
我曾经向布谷鸟发问	109	……
湖畔树影	111	……
午餐音乐	113	……
白桦林中的小路	116	……

- …… 120 地铁中的普希金
- …… 123 戈尔巴乔夫在大街上
- …… 126 红场
- …… 129 在神秘的红墙内
- …… 133 阿尔巴特街

第二辑 但丁的目光

- …… 140 沉船威尼斯
- …… 143 寻找大卫
- …… 147 但丁的目光
- …… 151 雨中斜塔
- …… 155 万神殿的秘密
- …… 158 米开朗琪罗的天空
- …… 161 庞贝晨昏
- …… 164 在柏林散步
- …… 168 汉斯的梦
- …… 171 易北河畔的琴声
- …… 174 音乐和诗谁也无法消灭
- …… 178 童话不莱梅
- …… 181 历史的智慧
- …… 184 在海风中
- …… 187 几度夕阳红
- …… 189 君王之忧
- …… 192 慕尼黑之恋
- …… 195 丢勒的凝视

重生之城	198	……
在贝多芬故乡听音乐会	201	……
欧洲最美的小城	204	……
萨尔茨堡散记	207	……
莫扎特在这里出生——谨以此文纪念莫扎特诞辰 250 周年	211	……
沿着多瑙河的碧波	215	……
维也纳印象	219	……
美人鱼和白崖	223	……

白 夜 之 旅

第一辑 白夜之旅

白夜之旅 | 乌克兰纪事 | 基辅情景 | 地下修士 | 诗神

歌者 | 卞卮 | 白夜

游墓园 | 诗人之死

黑色的沉默 | 在教堂的阴影里 | 生命融化在这里 | 滨海喷泉

雨中皇村 | 温暖的烛光 | 黑海游历 | 对岸并今天去来

我曾经向布谷鸟发问

湖畔树影 | 午餐音乐 | 白桦林中的小路 | 地铁中的普希金

戈尔巴乔夫在大街上

红场 | 在神秘的红墙内 | 阿尔巴特街

白夜之旅

面对着七色缤纷的世界地图，我常常久久地发愣。地球原本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海洋、大陆、岛屿、冰川，没有什么有形的界线分割它们。人类本来可以自由如天上的飞鸟，如水中的游鱼，如来去无牵挂的风，随心所欲地把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作为旅行的目的地，只要你拥有抵达这目的地的能力。然而人类描绘的地球并不是一个浑然的整体，色彩斑斓的地图上几乎汇集了世间所有的曲线，为的是用来分割陆地和海洋，用来限定国界。地图上的一种颜色，便是一片名称不同的国土；一种颜色，便代表一种语言、一种风俗、一种气候，代表人类极小的一部分历史。世界的丰富、复杂和神秘也许就是由此而来。

数不清地图上有多少国家。有些小国在地图上小得就像一粒芝麻，而大国却覆盖着整整一片大陆。目光在地图上旅行时，脑海中总会相应浮现斑驳的画面，有时清晰，有时朦胧，有时则空白一片。我的目光常常停落在北方那最辽阔的一片土地上。这是一片遥远而又熟悉的土地，我曾经无数次在诗歌和小说中阅读它，曾经无数次谈论它，也曾无数次用自己的想象来描绘它。想象它冰天雪地的漫

长冬天，也想象它短促而奇妙的夏天，想象夏日那童话般的白夜……
这片辽阔的土地，是苏联。

这几年经常接待来访的苏联作家，这些来自北方那片辽阔土地的苏联同行，不断地使我产生亲切感，每次分手时，苏联的朋友必然会说一句很真诚的客套话：“希望你能够到苏联来访问。”这当然也是我的希望。不过这希望似乎和那片辽阔的土地一样遥远。

希望终于由远而近。今年6月，应苏联彼得格勒作家协会的邀请，我和上海作家肖岗、郭在精组成一个小小的代表团，踏上了出访苏联的旅途。我们选择的季节非常好，在苏联的北方，白夜正开始降临，濒临芬兰湾的彼得格勒，是体验白夜奇观的最佳去处。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暂时消失了黑夜的地方。

1991年6月17日 北京—莫斯科

下午4点50分，北京晴空万里，骄阳灼烤着大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客机呼啸升空，飞行方向西北，目标是遥远的莫斯科。

乘坐这趟班机的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只看到一个身穿印有“澳门”字样T恤衫、留着大胡子的白人青年，从候机室漫长的等待一直到登机，他一直默然静坐，显得十分孤独。飞机起飞后，那白人青年便开始闭目养神。

因为机舱里都是中国人，所以气氛很轻松，到处是笑语喧哗。在飞机后舱，一位搞航空产品贸易的老先生，一边喝着又浓又稠的番茄汁，一边抚摸着胖鼓鼓的腹部，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现在呀，年轻人朝美国跑，老人都朝苏联跑。你看看机舱，不都是老人！”我扫视了一下机舱，并未产生同感。乘客中确实有一些年龄较大的中国人，但更多的是中年人，也有一些年轻人。

飞过蒙古时，机翼下只看到无边无际的沙漠，荒凉得如同月球，

什么时候越过蒙古进入苏联领空，谁也说不清楚。而大地却由一片焦黄变成了深沉的墨绿，那是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叫不出名字的江河在绿色的莽原中流动，如同一条条巨大的黑色飘带……

进入苏联领空不久，飞机便飞经贝加尔湖上空。

贝加尔湖，这是个撩人心魄的大湖。在小说中，在诗歌中，在音乐里，我曾经许多次神游过这个碧水浩渺的湖泊，它令人想起那一段使中国人感到耻辱和伤心的历史。此刻，贝加尔湖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视野底下，轻柔的云烟在它的上空若有若无地飘动，森林和山峦用墨绿和青翠为她勾勒出优美的轮廓。湖水是晶莹的深蓝色，蓝得如同深邃的天空……没容我多看多想，贝加尔湖已从机翼下一掠而过。展现在前方的是俄罗斯广袤坦荡的大地。

飞机在空中飞行了整整九个小时，北京时间应该是18日凌晨1点55分，下降的飞机穿越浓厚的雨云，在莫斯科机场着陆。而此刻，却是莫斯科时间17日20点，这样，今天就比平常的日子延长了6个小时。走下飞机，夜幕并未降落，莫斯科正在下小雨，机场周围的白桦林被雨水浇洗得葱翠悦目。

在机场迎候我们的是苏联作协外联部的汉语翻译嘉丽亚。嘉丽亚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反应敏捷，说话的频率极快，这在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人中极其罕见。嘉丽亚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是“思华”，其中的含义无须解释。前不久她曾随苏联军事文学代表团访华，我们在上海曾见过一面。如今重逢在莫斯科，自然很亲切。嘉丽亚告诉我，这次上海作家代表访苏的全程陪同和翻译，将由她的丈夫米沙来担任。米沙是一位汉学家，苏联东方研究所的副博士。我想，有其妻必有其夫，米沙的汉语一定不会差。

乘车离开机场时，莫斯科刚刚开始被暮色笼罩。“伏尔加”轿车在宽阔的公路上飞驰，车窗外浓绿的白桦林扑面而来，这正是我想象中的莫斯科郊外。

嘉丽亚一路上不停地谈论着她对中国的印象，谈论着苏联作家对中国的看法。前些年苏联作家都想去美国访问，这几年作家们都争着去中国，许多苏联作家哪里也不愿去，只要求访问中国。这样便把苏联作协的领导们弄得很为难，毕竟僧多粥少，不可能让所有想访问中国的作家都能如愿。有些作家还为此吵架。我问嘉丽亚，苏联作家为什么对中国如此有兴趣？嘉丽亚想了一想，说出这样几点原因：一是苏联作家们对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非常感兴趣，想去看看；二是听说中国的轻工业日用品丰富而且便宜，想去买一点中国货；第三个原因最重要，那便是苏联作家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晚上下榻在苏联作协的创作之家。这是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幢花园别墅，红色的楼房掩映在白桦林的绿荫中。米沙已在创作之家的大厅里等候我们很长时间了。这位 50 出头的汉学家已经谢顶，稀疏的黄头发下却有着一张年轻人的脸。他看着我的名片，居然准确地读出了印在名片上的每一个汉字，还用夸张的口吻叫道：“哦，您是团长！久仰久仰！”

创作之家的房间设施谈不上豪华，但很舒适。打开卧室的落地窗，夜风送来青草和艾菊的清香，还有悠扬的虫鸣。在卫生间亮如白昼的灯光下，竟然发现一只小小的金铃子，正停在墙角竖起一对透明的翅膀唱得起劲。听着金铃子那晶莹的歌声，身在异域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二十多年前在长江口的崇明岛“插队落户”时，我住的那间小草屋里常常能看见这样的金铃子，它们鸣唱的方式和声音也完全一样。

很好，在苏联的第一夜，将会有金铃子唱着歌送我进入梦乡。明天上午，我们将去乌克兰。